

Karl Marzani

THE PROMISE OF EUROCOMMUNISM

Lawrence Hill and Company, Westport, Connecticut, U. S. A., 1980

根据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劳伦斯·希尔出版公司1980年版译出

欧洲共产主义的希望

OUZHOUGONGCHANZHUYI DE XIWANG

作者/[美]卡尔·马扎尼

译者/吴章彬 刘芸影

封面设计/马少展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六〇三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32 印张13.25 字数/313,000

版次/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700



东方出版社出版 书号 3453·9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定价 2.55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著者卡尔·马扎尼出生于意大利，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初一度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战后曾受麦卡锡主义迫害，被监禁过三年。马扎尼是意共的同情者，1977年和1978年在意大利作了几个月的考察，研究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写出本书初稿，又于1979年再次赴意，向各界人士征求意见，然后于1980年正式出版。

本书分为三部分，共十三章，论述了欧洲共产主义的起源、历史背景、理论观点和现实意义，以及欧洲共产主义在意大利的实践等等，还对攻击欧洲共产主义的言论作了分析和批驳，并展望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前景。

本书出版以后，曾被认为是有关欧洲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著作中内容较为丰富的一本。为了供我国理论界研究参考，特将全书翻译出版。

序

欧洲共产主义是为了使社会主义适应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使各国共产党同本国的习俗和传统相结合的一种努力。这些国家虽然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但是它们在历史和发展水平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因此，欧洲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同它的所在国一样，也是各不相同的。欧洲共产主义有一种共同的精神状态，这就是：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相协调的自由与民主；对具有共同特征的形式的自豪；对自力更生和未来的信心。这是一种美国人至今仍能鉴别的乐观主义的精神状态。

欧洲共产主义有关各党(主要是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并非共同具有始终如一和闭关自守的哲学。到1980年为止，欧洲共产主义事实上没有发展什么正统观念，欧洲共产主义各党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例如，西班牙共产党对苏联的批评，要比意大利共产党的批评更刺耳，而意共对苏联的批评则比法共的批评更多；法国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支持苏联干涉阿富汗，西共和意共则予以反对；再者，虽然各党都接受多党制民主政府，意共和西共主张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盟，而法共和葡共则只希望同左翼结成联盟。

欧洲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最新的变种，是对战后世界形势的一种反映。战后世界有两个因素居于支配地位。第一个因素是美国和苏联手中拥有热核武器。这个事实使得武装的阶级斗争在

先进国家已经成为过时的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在那些对于一方或双方不太紧要的地方（如古巴、安哥拉、越南）还可以受到遏制，但是如果在法国或意大利发生内战，那将是爆炸性的。因此，对于欧洲共产主义者来说，在欧洲，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是绝对必然的——是无可争辩、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

导致欧洲共产主义在战后欧洲产生的第二个因素是，伴随着共产党党员人数的增长，欧洲决定性地向左转。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及由此而造成苏联威信上升的必然结果。然而，奇怪的是，苏联的威信促进了共产党的发展，而共产党的发展则加强了他们对独立自主的渴望：他们开始抵制苏联的监护。

而且，如果西欧必须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话，就必须改变列宁所设想的而被斯大林奉为神圣的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在沙皇统治的条件下，列宁的暴动的政治需要有一支机动突击队，一个由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和严格纪律结合在一起的职业革命家的党。这样一个党必然是一个干部党，他们的献身精神要比他们的人数更重要。正如列宁所说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对比之下，和平过渡需要千百万人民自觉的支持，而这只有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工人阶级的庞大的群众党才能做到。这样一个党必然没有那么严格的纪律、不那么教条，而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经验更为协调。为了动员人民群众，这个党必须同其他党派结成联盟，不再企图操纵他们，而是以公开和民主的方式进行活动。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是第一个理解这种需要的人，意大利共产党是第一个新型的群众党，它支持多党制政府，支持公民自由和民主程序。

西欧共产党一个接着一个开始疏远苏联并批评它的缺点。在没有计划和未被察觉的情况下，苏联在共产党世界中的霸权正处于逐渐瓦解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和在形势的压力下，马克思

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某些方面已开始受到怀疑；过去被人们接受的概念已开始改变。欧洲共产主义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和始终如一的学说，而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潮流出现了，它澄清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模棱两可的原则，并更新了其他一些原则，从而形成了构成欧洲共产主义基础的某些思想。苏联霸权主义的瓦解是欧洲共产主义诞生的必要前提。

目 录

序	1
第一部分 欧洲共产主义的基础	1
第一章 苏联霸权的终止	3
第二章 欧洲共产主义、民主和国家	31
第三章 欧洲共产主义者……和欧洲社会主义者	53
第四章 梵蒂冈和欧洲共产主义	85
第五章 意大利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贡献	132
第二部分 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161
第六章 妇女举足轻重	167
第七章 菲亚特的艰苦岁月	195
第八章 为什么天民党这匹马开始喝水	233
第九章 如何盗窃一个国家	269
第十章 拯救农业	305
第十一章 拯救经济	332
第十二章 对位法的政治(1978—1980)	356
第三部分 欧洲共产主义的前景	393
第十三章 理论与实践	395

第 一 章

苏联霸权的终止

同其他共产主义的形式(苏联、中国、古巴等)相比较,欧洲共产主义的显著特点是它强调民主的程序,包括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民主程序。对于列宁主义者和毛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民主”不过是欺骗工人的一种手段,使他们不清楚谁是社会的支配者;一向被誉为保护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法案》,不过是掩盖经济压迫的一块遮羞布。对于欧洲共产主义者来说,《人权法案》是走向自治的一个重大步骤,伴随着经济民主的实施,它已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历史上,一个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完全民主的唯一例子就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尽管它还不完善,马克思曾称赞它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样板。自从那个时候以来,没有一个社会的公民在政府和生产方面拥有直接的发言权。例如,美国在政治民主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但在经济民主方面却只有微小的进步。而南斯拉夫的情况正好相反。苏联则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倒退到国家独裁主义。同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苏联还对所有共产党施加支配性的影响,把既非社会主义又非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强加给它们。对于欧洲共产主义者来说,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那么对苏联权威的挑战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苏联霸权的终止是发展欧洲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而且是一个

不容易实现的前提。

苏联霸权的逐渐瓦解经历了三十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标志着苏联走向屈服道路的四个事件：1948年6月，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1964年2月，中国同苏联公开决裂；1976年7月，全欧洲共产党柏林会议。当然，每个事件都有它自己的历史。

苏联——南斯拉夫冲突的发展是缓慢的：不论是斯大林还是铁托都不希望关系破裂，当事情发生时，双方各自都感到意外，认为是被出卖了。他们两人中间，斯大林有更多的理由感到懊悔，铁托是共产国际的一位次要人物，他在1937年被共产国际挑选担任爱争吵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总书记^①。作为党的总书记，铁托建立了一个由年轻人（多数是二十来岁的青年）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些年轻人都称呼四十五岁的铁托为“斯塔里”（老头子）。在他的领导下，党在全国的组织网加强了，当希特勒于1941年4月入侵南斯拉夫时，党能够迅速和有效地行动。

希特勒原来并没有计划要入侵南斯拉夫，当时计划的焦点是入侵苏联。但是，当希特勒逼迫南斯拉夫保罗王子的右翼政府依附于轴心国时（1941年3月25日），人民起来造反。贝尔格莱德发生大暴乱，军队站到暴乱者一边，一批军官发动了政变，组织了新的政府。希特勒大发雷霆，原来准备对俄国发动闪电战的飞机、部队和坦克都转向南方。南斯拉夫遭到侵略，军队被摧毁了，政府流亡国外。整个作战行动虽然只用了十天（4月6日至16日），据丘吉尔判断，这次作战行动使希特勒对俄国的入侵推迟了五个星期。如果对俄国的进攻是在5月15日开始而不是在6月22日开始的

① 见F. 麦克林著《异教徒》一书第三章。铁托从1927年到1934年被关在南斯拉夫监狱里，因此他同党内派别斗争或同共产国际的争论没有牵连。

话，莫斯科很可能沦陷，整个战争局势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就很可能发生根本变化^①。

南斯拉夫人一直认为他们 1941 年的起义是援助苏联的一个具体行动。铁托组织游击队同德国人作战是对苏联的进一步援助。开始时，游击队人数很少，但到了 1943 年底，游击队人数已超过十万人。他们牵制了五十万德国军队和傀儡军。南斯拉夫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全国人口一千六百万，死亡的人数就有一百六十八万五千人，也就是说，每十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死亡——他们的伤亡率与苏联人一样。共产国际给他们的电报说：“你们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我们苏维埃国家将永远不会忘记。”^②

战争结束时，铁托已不再是 1935 年时共产国际的次要官员了。他已经是南斯拉夫的总理，一支拥有二十五万名久经战争锻炼的战士的军队元帅和一个由青年男女组成的饱经风霜的共产党的领袖了。他为自己的人民和国家而感到自豪，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独立的领袖。斯大林开始发火了。他仍然把铁托看作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次要官员，来自一个力量微不足道的小国。苏联有数以十计的元帅，有数百万的军队，它的伤亡人数上千万。铁托自夸他打败了德国人，但是苏联的一个军团帮助他夺取了贝尔格莱德。如果没有苏联军队在三千英里长的战线上向前推进，包围了在南斯拉夫的德国军队并迫使他们后退，铁托决不可能获胜。

而且，铁托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民族主义和不妥协的态度使苏联感到讨厌。尽管斯大林强烈地提醒铁托，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

① 丘吉尔，《伟大的联盟》（波士顿霍顿·米夫林 1950 年版）第 192 页。

② 麦克林的《异教徒》一书第 9 章和第 10 章，详细叙述了德国的军队，伤亡人数和共产国际的电报。

应当先同苏联商量，但铁托却我行我素：他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同盟军对抗；他打下了侵犯南斯拉夫领空的美国飞机；他帮助希腊游击队，从而破坏了斯大林同丘吉尔达成的谅解。^①

同样重要的是铁托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保持独立。他拒绝建立苏—南联合股份公司，它是苏联为了控制它的卫星国的计划而试验的一种办法。他还拒绝接受苏联的军事顾问和警察顾问，而同英国保持战争时期建立的联系。而且，他未经同俄国人商量就同相邻的社会主义国家缔结条约，他对这些国家进行国事访问时还受到人民的激动人心的欢呼。铁托已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他的独立可能具有传染性，是到了整治他的时候了。

斯大林指示他的特务机关在南斯拉夫建立一个间谍网，设法接近不满的军官和渗入党政机关。他们成功地对一名中央委员进行讹诈，使他成为一名告密者。同时，作为遮眼法，斯大林放弃了联合股份公司，而向南斯拉夫提供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并给予南斯拉夫夫人一大堆荣誉。在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的葬礼（1946年5月）上，南斯拉夫被邀请派仪仗队参加守灵。铁托是被挑选来在列宁陵墓平台上同斯大林和政治局全体成员站在一起的唯一外国贵宾。

斯大林策划来控制南斯拉夫和其他卫星国的另一个工具是共产党情报局。它包括所有的执政党和意大利及法国的共产党，表面上是一个情报机构。总部将设在贝尔格莱德，并在那里出版一个期刊，主编将由某一位叫做尤金的俄国哲学家来担任，他原来是一名苏联内务部的特务。南斯拉夫夫人不久也派人监视尤金，亦即

① 麦克林书，第11章到第13章。麦克林的大部份材料是根据南斯拉夫和英国的文件以及他自己广泛的切身经历。

监视间谍。

当南斯拉夫人知道苏联的隐秘活动时，他们提出强烈抗议。1948年初，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互相致信争吵，并立即上升为激烈的对骂。他们争吵的显然是一个民族独立问题：铁托和他的同事愿不愿意屈从于苏联的控制？铁托坚定不屈，终于在1948年6月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接着煽起了一场诽谤铁托的大规模运动，说铁托是英国间谍，把南斯拉夫出卖给资本主义，等等。同时，苏联和它的社会主义卫星国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制裁。由于南斯拉夫的贸易大部分是在社会主义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它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斯大林确信铁托是完蛋了。他对赫鲁晓夫说：“我动一动我的小指头，铁托就不再存在了。他将会垮台。”^①但事实证明斯大林错了。

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军队和人民出于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团结在铁托和政府的周围。英国给了南斯拉夫不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美国国务院也步英国之后尘，为了铁托的背叛而接受他的共产主义。铁托主义的存在使铁板一块的斯大林主义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缝。斯大林采取行动来抑制造成的损伤：1949年搞了一系列审判，许多国家的独立的共产党领导人遭到诬陷、审讯、谴责和处决。东欧的民族主义动乱被消灭了——更确切地说，是被赶入地下。

但斯大林无法阻止这股潮流：对苏联权威的损害是永久性的。铁托被革出教门之后继续存在下来，开始了苏联霸权的逐渐瓦解。铁托主义的挑战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是由于斯大林主义被削弱了，而且还由于它对南斯拉夫国内形势的

^① 美国国务院1956年6月4日发表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据传是陶里亚蒂把这份报告传给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见科拉多·莫塞蒂的《赫鲁晓夫报告，从陶里亚蒂到中央情报局》，载1978年8月4日《欧洲人》杂志。

影响。铁托为了团结人民和从西方取得进一步的援助，不得不使他的统治自由化，约束特务警察，减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允许旅行自由，对来自西方的报纸、书籍和思想意识实行开放。在意识形态上，铁托、卡德尔、皮扎德、吉拉斯等人反对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枯燥无味的教义问答。在国际上，铁托倾全力于发展新兴国家（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势力。他同尼赫鲁合作，开始把不结盟国家联合起来，这些不结盟国家同南斯拉夫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关心减少冷战。

最重要的也许是铁托有能力使一个共产党国家能够为西方所接受。他性格开朗，沉着冷静，讲话生动，头脑清醒，轻而易举地成为传奇式的勇猛战士。他扮演了反对苏联巨人哥利亚的大卫的角色，吸引了对他表示欣赏（掺杂着自身利益）的西方，从而掩盖了南斯拉夫政府的一党制的本质和它公开声明的共产主义方向。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府采取行动来改善同铁托的关系。1955年5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访问南斯拉夫，向南赔礼道歉，赫鲁晓夫在到达贝尔格莱德机场时发表了低声下气、表示歉意的讲话，他把过去对待南斯拉夫的过错归罪于贝利亚（已被处决的秘密警察的头目）。铁托态度冷淡，无动于衷，他没有答话，而是挥手请这些俄国领导人上车。经过了两天谈判之后，铁托和布尔加宁作为两国首脑（未提共产党）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国内的组织、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形式等问题……〔应当是〕纯属各国自己的事情”^①。

异教徒胜利了。二十年来斯大林主义依靠的是独裁和一贯正确这两根支柱。现在独裁者去世了，克里姆林宫也承认了错误。苏联的霸权终止了……在名义上。事实上，又过了25年，苏联政府

① 麦克林书，第6章。

才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赫鲁晓夫和铁托同样重要。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政权的黑暗面，他用文件清楚地证明了这个政权的恐怖性和夸大狂。即使知道斯大林的冷酷无情的苏联高级官员，对于党内大批人遭到杀害的程度也感到震惊。^①

赫鲁晓夫的揭露激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慨和幻想的破灭。例如：意大利共产党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失去了25万党员（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外国代表，过去曾经因为反对铁托的斗争造成的分裂以及因为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捷克的斯兰斯基、匈牙利的拉伊克、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的被杀害而感到不安，现在则感到迷惑不解，感到被出卖和被玷污了。这些代表现在更迫切地感觉到需要进行独立思考。意大利的代表维多里奥·维达利1974年发表的日记，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

维达利生于1900年，1917年加入社会党，1921年加入共产党。他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受到监禁和苦刑，后来逃往美国，于1927年被驱逐出境。他化名卡罗斯·康特拉斯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的战斗，担任传奇式的第五团的组织者和指挥员，这个团后来成为重建共和国军队的样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成为意共中央委员、意共参议员和出席苏共二十大的意共代表。虽然他对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感到愤慨，认为是片面的诋毁，但他又无法否认斯大林罪行的事实。二十大以后，他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在日记里写道：

① 赫鲁晓夫报告中的一个例子：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1934年）有1,966名代表，他们全是斯大林的坚决拥护者。他们当中，百分之六十是工人，百分之八十在1921年以前入党并参加过国内战争。在随后的4年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被捕。这次大会选出了139人的中央委员会。在四年内有98人（占70%）遭到逮捕和枪决。

“拉伊克？斯兰斯基？科斯托夫？哥穆尔卡？以及其他许多人？此时此地我们看到，领导国、模范党、和领路人的观念正在从历史上消失。这一切是应当结束了。至少以下这几点是有用的：我们应该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讲我们自己真正相信的事，学会说不。”^①

“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基石。可是面对苏共二十大造成的后果，苏联领导人没有思想准备，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有时是血腥的殊死的战斗来维护苏联的霸权。他们恫吓波兰，并派坦克进入匈牙利。

被铁托成功的异端和赫鲁晓夫自己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释放出来的离心力，使赫鲁晓夫感到惊慌。他在1957年召开了一次世界会议，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大多数的党表示异议。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表达了大家的看法。

“当前不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组织。……需要的是高度的自主权，使各党能够决定各自的战略和同本国其他政治力量进行合作的形式……”^②

陶里亚蒂讲话时赫鲁晓夫走开了。俄国人对意大利代表团十分冷漠，但是许多代表（包括波兰人在内）私下都支持陶里亚蒂。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有意对意大利人表示热诚。尽管毛表面上默认苏联的领导地位，但他无意接受可能从远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任何组织^③。

1957年的会议是苏联为了重建其霸权而策划的一系列会议的第一个会议。事与愿违的是，由于中苏的冲突支配着每次会议，每

① 维多里奥·维达利：《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第18页。英文译本将由劳伦斯·希尔公司出版。

② 同上，第86页。

③ 同上，第153和161页。

次会议都进一步损害了苏联的权威。

造成中苏分裂的原因很多，正如苏联同铁托的冲突一样，主要的原因是苏联要求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拥有一定的权威，这是同中国的民族独立不相容的。毛(泽东)对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很恼火，他认为这样重要的事情应当同他商量，他不同意报告的调子，认为斯大林的贡献被大大贬低了。他开始对苏联的政策表现出一种批判的然而友好的态度。1957年，他支持波兰的哥穆尔卡反对赫鲁晓夫(他认为哥穆尔卡是一位好共产党员)，但他支持苏联干涉匈牙利(他认为纳吉是共产党的叛徒)。即使是这种支持也含有微妙的指责：赫鲁晓夫的干涉还不够快。总的说来，他对苏联是支持的，他在1957年的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可能这种敬意是用来换取苏联一个月前答应给中国的大量援助。^①

1958年中苏冲突尖锐化了。毛计划夺取台湾，他要求苏联公开保证给予援助。赫鲁晓夫拒绝了，他担心同美国发生核对抗。1959年8月，中印由于边界争端发生战斗，赫鲁晓夫保持中立——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叛卖。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去美国同艾森豪威尔谈判(关于缓和)，这再一次被认为是叛卖。于是赫鲁晓夫到北京去并直率地说：中国的对外政策“不仅对中印关系而且对整个国际局势带来十分消极的后果。”他还公开警告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从而进一步激怒了他的主人^②。

1960年4月，中国人以牙还牙，发动了一场群众性运动，反对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和它的权威。按照中国人的看法，莫斯科渴望缓和，一方面表现他们极端害怕核毁灭，另一方面表现他们对于同

① 维多里奥·维达利，《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第160页。

② 哈里·格尔曼，《中苏冲突》，第264页及以下诸页概述了这方面的事实。

帝国主义共存抱有幻想。苏联的政策正在损害着共产党的革命战略，束缚着世界各国的解放运动，客观上加强了帝国主义。中国人的这场运动开始不久，发生了U—2（侦察飞机）事件，更加强了毛的立场，因为这个事件暴露了美国的侵略者面目，他们嘴上谈论和平不过是为了哄骗苏联。中国幸灾乐祸地嘲笑赫鲁晓夫是一个容易受骗上当的农民。一个月后，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联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以激烈和敌意的语言攻击苏联的政策。

赫鲁晓夫提议摊牌。他要求在十一月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来消除中苏之间的分歧，毛同意了。这是六月初的事情。到了六月下旬，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苏共散发了一份攻击中共的通知书，并组织了发言来支持这份通知书。俄国人指责中国煽动战争，是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印冲突问题是民族沙文主义。在随后的几个月内，苏联报刊宣布“和平共处”政策对所有共产党都具有约束力，不言而喻地把莫斯科的权威强加于社会主义集团。

苏联并没有把这种攻击停留在言论上。1960年7月，莫斯科单方面调回所有在中国的苏联顾问。在一个月之内，成千上百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携带数以千计的蓝图、手册和技术图纸离开了中国。这是一个蛮横暴虐的行动，其强迫性的意图昭然若揭。^①数以十计的工厂还没有建设好就停下来，造成劳力和物资方面令人震惊的浪费。对于辛辛苦苦、精打细算地使用着不丰富的资源的俭朴的中国人来说，这是大规模的叛卖。

大概赫鲁晓夫以为中国人会屈服。如果中国人不来参加十一月的会议，苏联就可以操纵会议把他们革出教门。但是赫鲁晓夫打错了算盘。如果这真的是他的计谋的话，他在这两个方面都落

^① 见维达利书，第173页。

空了。中国人没有屈服；他们确实参加了会议。而且他们对苏联进行了反击，双方战斗相持不下。双方都没有赢得必要的支持，经过调和签署了一项模棱两可的文件。在关于民族独立的主要问题上的苏联失败了。文件没有谴责“宗派”（指中国人）活动，也没有承认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权威。中国人满意了。他们称这次会议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它“改变了过去那种不正常的状况，过去对苏共领导的错误是一点也批评不得的。”^①

到了这个时候，苏联霸权的瓦解（它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具有根本的意义）大大加快了，意大利人也同中国人和南斯拉夫人一道公开对抗苏联。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在1957年的会议上，陶里亚蒂对苏联提出的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放了一炮。同时他还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行的分析提出疑问。陶里亚蒂在《新议论》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赫鲁晓夫论“个人崇拜”）是太简单化了；苏联党和苏联官僚机构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蜕化”。^②

除了民族独立的政治问题外，中苏冲突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结束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建立起来的教皇的权威。毛的著作修正了列宁的理论，但斯大林出于谨慎，未予理会，对毛仍平等相待。斯大林逝世后，毛自认为是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认为赫鲁晓夫的自命不凡荒谬可笑的。在随后发生的论战中，已经很清楚的是，不存在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教皇”。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欧洲共产主义党在理论上同它的对手具有同等程度的影响。有讽刺意味的是，毛和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加接近，比起铁托和陶里亚蒂更加列宁主义化。

① 《中苏冲突》，第280页。

② 陶里亚蒂，《答复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九个问题》。